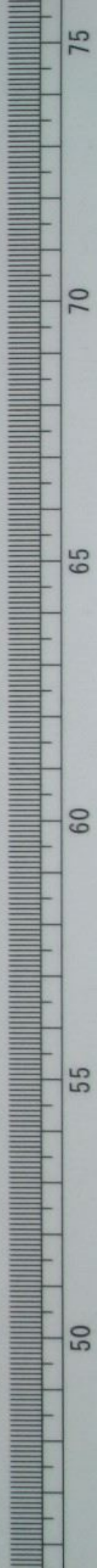


醫籍攷

卷六十五
方論四十三
四十六
四十四

武
2
33



冊
2
33

九折堂山田
氏圖書之

問氏
齋

同書

醫籍考卷六十五

東都丹波元胤紹翁編

方論四十三

馮氏北張錦囊秘錄

二十卷

存

自序曰大哉醫道之不可不知也慎哉醫道之不可不深知也人不知醫酒則養生之道何以明良相之心何以濟然知之而不深其患尤甚病有虛虛實實之變法有正治從治標本攻補先後之宜識認不清龍雷者治作實火中空者治作

存

餘血虛作楚治作風邪外束火冒頭疼治作太陽受寒腎虛
作瀉治作脾胃內傷燥溢膈噎治作痰火鬱滯無根脫氣
上衝治作有餘消導腎虛奔豚遊痛治作血塊峻攻以至脾虛
困倦之瘧疾誤爲肝強而削伐勞傷虛襲之微邪誤爲傷
寒而重踈困倦內傷之微滯誤爲傷食而重攻且外微熱而
裏和思食少少進食何妨因微熱而嚴禁之每多餓死之
冤表氣虛而畏寒怕風微微養衛最宜疑外感而遽汗之
尚有亡陽之歎不顧本而徒顧標標未盡而本先拔縱標
盡而何功不切脈而惟問候候有誤而脈無虛候若異而何
據守千古以上之成方奈千古以下之人病情不合讀萬載

流傳之證論嗟萬載流傳以下厚薄迥殊本厚者何妨忘本
攻邪本淺者理直顧主逐客凡此種種察治稍乖安危頓異
豈不難哉况男婦之治不同少長之候有別先哲云寧治十
男子莫治一婦人寧治十婦人莫治一小兒蓋言其診治之
更難也何則凡治病有望聞問切四法若嬰孩一見生人定
聲啼色變若是則聲不得其平色不得其正而望聞之法
廢矣饑飽未知痛癢莫曉欲問其所苦詢其所由莫得
一二且脈氣未全未固嬉戲之餘脈因而動寧自之際脈
因而靜則問切之法又廢矣四法既廢察治實難自非受治
精微闡明至理視於無形者安得臨證別有一種玄機洞見

五內而極得心應手之樂口不能言之妙哉張自業醫以來
日夕兢兢常思人命最重所任匪輕况寄疇於六合得
天地好生之德以有生敢不體天地好生之德以濟人奈資
稟庸拙不學心聾徒懷濟世之至誠深媿測海之淺見
然要之見雖淺而念則誠計唯圖盡吾心而已是殫心課纂
雜證大小合參痘疹全集內經纂要藥性合參以及女科
外科脈訣諸書計共二十餘篇凡歷三十載而始竣自今聖
天子道德性成萬民均歌堯舜慈愛念切群黎遍頌義藎
張衰老殘疾既不能少効蟻力敢不復仰體天心謹抒野人
管篇之見少佐醫林大學之觀惟冀高明愛我摘其疵而

明教之幸甚昔康熙歲次甲戌夏六月既望後學馮兆張謹識

張氏瑤醫通

十六卷

存

自序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道之興廢靡不由風
俗之變通非達道人不能達權通變以挽風俗之隳弊也今
夫醫西道之變至再至三豈特一而已哉余生萬曆丁巳於時
風俗雖漓古道未泯業是道者各擅專科未嘗混劑而治也
甲申世變黎庶奔亡流離困苦中病不擇醫醫隨應請道
之一變自此而始當是時也箠箠才遺託跡靈威大人之

故墟賴有醫藥種樹之書消磨歲月因循十有餘載身同匏
繫以著書自娛歲已亥賦歸故園篋中輯得方書一通同名
醫而歸大都昭合準繩其間彙集往古傳習諸篇多有不能暢
發其義者次第以近代名言易之草創甫成同人速予授梓
自揣多所未愜難以示人僅以傷寒續緒二論先行問世願
蒙宇內領之士寅已來儒林上達每多降志於醫醫林好尚
之士日漸聲氣交通便得名譟一時於是醫風大振比戶皆
醫此道之再變也嗟予固陋不能與世推移應機接物而外
時與先聖晤對一堂無異手提面命遞年已來穎秀半牀稿
凡十易惜乎數奇不偶曩因趨赴孝伯耿公之招携乃至雲川

公署失去目科一門先是內姪顧惠吉持去痘疹一冊久假
不歸竟成烏有知機不偶已將殘編置之高閣無復行世之
心矣近聞懸壺之士與垂簾之侶互參恆德之術聖門之教
無違炎黃之德不顯道之三變匪特自今吾於志學之年留
心是道迄今桑榆入望歷世頗多每思物壯則老時盛必衰
欲挽風俗之墮弊寧辭筆削之罪知因是仍將宿昔所述之
言從頭檢點爰命倬兒補輯目科治例志兒參入痘疹心傳
足成全編易以通名標諸籤額書未竟適逢客至隨手開函
而語曰在昔韓氏醫通名世已久子亦以是名得無名實相
混之慮乎予謂不然吾聞元氏集名長慶白氏之集亦名長

慶二集並驅後世未嘗因名混實矣必拘拘於是耶客虎爾而退遂以醫通定名迨夫三變之術法外之法非可言語形容也康熙乙亥李夏石頌張璐時年七十有九

四庫全書提要曰張氏醫通十六卷國朝張璐撰璐字路玉號石頌吳江人是取歷代名家名論彙次成編門類先後悉依王肯堂證治準繩方藥主治多本薛己醫案張氏實景岳全書而以己意參定之凡古來相傳之說稍有晦滯者皆削不錄其辭氣未暢者皆潤色發揮務闡其意康熙乙酉聖祖仁皇帝南巡璐子以柔以璐所著本經逢原診宗三昧傷寒續緒論及此書彙輯恭進得旨留覽考璐自序是書初名醫

歸未及刊行佚其目科痘疹二冊晚年命其子以倬重修目科治例以柔重輯痘疹心傳補成完帙改題此名時韓氏醫通已久行於世璐書名與相復自序謂元氏集名長慶白氏集亦名長慶未嘗混也今刊氏題張氏醫通蓋亦別於韓氏云

鄭氏兼山論證瑣言

未見

尤侗鄭兼山墓表畧曰鄭之先昉自宋武顯大夫邑蹕南渡賜田松陵子孫留外家李氏帶下醫七世祖海官太醫承事卽始卜居長洲之吉田里門前壘卷石爲小圃至今稱僻

山鄭氏而其子孫亦世以山為號云以予所見有保御三山公君之祖也孝子青山君之父也昔太倉吳梅村祭酒嘗表保御之墓而為孝子誌銘述其行誼甚詳可謂信而有徵矣君之少也攻經生家言以早失怙恃未遑卒業卒習保御之傳保御為醫有大名于三吳不減古之秦越人太倉公以孝子之歿未有替人君乃蹶然代興家聲賴以不墜是保御之有君猶康成之有小同也君孝子所自出襁抱于君昭伯為後嚴孺人其節母也君入則奉節母之養出則承孝子之教保御左提而右挈之一門之內訢訢如也君族祖桐菴先生以名孝廉隱居教授君執經問業多所發覆先生雅

器重之後雖折肱手不釋卷嘗以所受書教其子焯中夜為講禹貢條委甚悉君故醫而儒也至其考究難經素問金匱禁方保御未嘗數數然有所指授也而君宿惠妙解以意得之雖遇疑疾投之輒愈居恒記其所驗治者一歲幾何更僕難數有如淳于意之對文帝者所著書有論證瑣言及先天水火廣嗣諸論其亦太史公所謂守數精明修序弗易者乎良齋倦菴

按蔣示吉醫酉宗說約參閱姓氏有鄭櫛兼山

吳氏仲朗醫驗遺書

未見

方象瑛序曰內父仲朗先生生世曹文行藉藉庠序間非業
醫者比也先世廉憲公精醫蘊翁父比部公繼之皆以施方
濟物爲志翁習聞家學綜群書而神明之蓋殫心者三十年
矣翁之言曰儒者之醫先明氣運啓禎之際人體多熱宜用
清涼迄今以來人性多寒宜用溫補且服熱而誤十可救九
服寒而誤百無一生故其按脈製方不必與證對而施治之
要惟以培元氣固脾土爲本蓋土者五行之母氣者諸陽之
總母壯則子盛陽生則陰長持論有最精者時醫莫不心誅
之然翁施治立應全活歲數百人或者謂翁生平所用率本
理中異功而權衡之得無偏於燥烈而不知非偏也予嘗見

其白痢用芩連赤痢用姜桂目疾宜寒矣而參附奏功胎產
宜溫矣而石膏獲効神明變化初非執一道以爲功蓋意不
前定以理之所存爲意此乃所以善用其意也公初未嘗著
書乙巳過予視痘疹勸其立說垂世始彙生平治驗冠以
論辨甫及半而歿終十八篇危難雜證尚未屬草而神明
變化之用大略可以類推使稍假以年振襲贖而起大札豈
淺鮮哉雖然趙括讀父書而喪師荆公用周禮以亂宋天下
之事莫不皆然徒守翁遺編而不能神明其參附之誤與庸
醫等耳吾安得起翁九原而與之謀利濟哉留青採珍集

郭氏清世傳詩括靈方

未見

自序畧曰予家自宋南渡以牡丹仙方得賜國姓稱趙郭至
今代有名醫其方多所施驗余弱冠負病喜攻方術每竊聞
宗黨諸長老之言及博攷張劉李朱四先生之論為之析同
異極變化求所為一證一方以立權度于萬世蓋益嘆窮理
之難而思簡方之便之不易易也因出家藏秘本詩括靈方
手自參較梓以行世復于原方首末備書治病主用診候脈
證藥味君臣詳悉靡遺殆將以昭先業示來學既不詭于
素難二書復易通乎虹映堂集

錢氏煌醫酒學辨謬

未見

姚際恒曰吾友桐鄉錢曉城煌著有醫酒學辨謬一書分別
仲景書之真偽兼論醫家源流雖議論不無過高使世俗
驚駭然理自不可易誠為醫家獨開生面者也今其書藏
于家古今偽書考

景氏日吟高崖尊生書

十五卷

存

弁言曰予自卅角時治周易稍長以先孺人寢疾從事岐黃
之學又數年讀難經本義已而讀內經靈樞素問諸篇恍然

於醫易之同原也。今夫天地間不過此陰陽動靜之理。消長變化之機。在天地與人身原無二致。乾坤之闔闢。即人身之呼吸。晝夜之潮汐。即人身之脈息。故內經言五運六氣。而民病因之。夫易以道陰陽。伏羲八卦分兩儀之體象。文王八卦明五行之精微。對待流行。交感錯綜。凡天地間之有形有氣。有體有質。其變化不測。盡之矣。乾盡於午。坤盡於子。當二至之令。為天地之中。而左右以判人身之左右。所以有升有降也。離盡於卯。坎盡於酉。當二分之中。為陰陽之半。而上下以分人身之上下。所以別清別濁也。圓圖象天。其陽在東南。故天不足西北。人身之耳目。所以左明於右也。方圖類地。其剛

在西北。故地不滿東南。人身之手足。所以右強於左也。要之人身之配天地。不過此一陰一陽之道。而醫理之贊化育。不過此為升為降之理。微陽宜養。而亢龍有悔。微陰宜惜。而堅冰可畏。所以陽極則熱。陰盛則寒。微者甚之。基盛者衰之。漸故上工不治已然。治未病也。宜降不宜升者。防剝之再進。宜升不宜降者。培復之始生。畏剝所從。哀頌從觀。始求復之漸。進宜向臨行。蓋不易以立其體。而後變易。以致其用。不通變。不足以知常。不守常。亦不足以達變。易醫之理。括於此矣。業醫者。誠能融會內經合之四聖之書。則陰陽聚散。剝復消長。一以貫之。運一尋之。本轉萬斛之舟。撥一寸之機。發千鈞之

警易危為安轉亂為治所謂天地好生之心聖賢仁孝之精也非窮理盡性格物致知不足與於此矣夫殿尊之有靈樞素問猶儒之有六經和緩慶意諸大家皆能窺見奧微昭合經旨故其書傳自內經不列于學官儒者斥為小道薦紳家無稱述之者一二粗工不過以索方書求糟粕為絕技故世人不死於病而死於醫亦不死於醫乃死於聖經之遺也余固研心有年畧見大意聊次其所及知及素所聞見者敘述為篇其於易醫同原之理或亦有一解云爾康熙丙子年八月既望嵩崖景日昉東陽氏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景日昉字東陽登封人康熙辛未進士

官至戶部侍郎

史部地理類存目說嵩註

亡名氏醫師秘笈

二卷

存

申贊皇序曰秘笈一書乃滇南雲州學博李君九莖之祖上發公作令山東聊城時有隱君子流寓其地為人治病多奇效乃父言恭公延之再三其人誓不入官衙後感其誠出是書以授曰讀此可以為良醫矣次日其人即去蓋隱者之秘笈也乾隆四十二年順寧太守佛尼勒捐資刻成余適遊宦滇南因得之余觀是書所言以太極陰陽河圖洛書先後天

之理闡素問靈樞難經金匱之旨發前人所未發實醫道之
根源而其脈證經藥又簡而明切而要誠渡世之寶筏也同
志者勿忽諸

陳治證治大還

四十卷

存

李氏善雜證要訣

二卷

存

治痧要略

二卷

存

端木氏縉醫學彙纂指南

八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右國朝端木縉字義標當塗人是書
成於康熙丁亥摘取古今醫書會萃成帙每病之下先詳
脈理次病因次現證次治法頗為明析惟於素問五運六氣
拘執過甚未免失於泥古又第七卷所列醫案惟載近人治
驗而古法一概不錄雖醫貴因時又不免局於目見矣

錢氏峻經驗丹方彙編

一卷

存

俞氏煥丹方類編

一卷

存

自序畧曰余嘗謂人生而無濟於人者君子之謂虛生苟徒自爲調攝而秘藏不以告人則黃帝岐伯之術何以流傳至今而盧公扁鵲何以有不自毀酉之說哉故嘗與大兄爾以仲兄彥方精選藥料必製丸散若寸金丹催生丸及太乙靈膏

普施廣送毫不取其直此固遠邇所感知者然猶以爲傳藥不如傳方蓋傳藥則吾一家能辨而傳方則人人可辨也乃網羅舊聞披拾新編幾費採擇而後付剞劂將以布諸海內俾遠鄉僻壤之家咸得一目了然思所以預防而療治之無負余意其有未曾經驗者概不收錄書旣成仍顏之曰丹方類編蓋吳門錢青輪先生舊有此書沈子懷玉曾爲重梓而徐子鎔與慕琛吳尚永諸公皆有序余往求原本不可得倩友抄錄一通今踵刻多方另爲開雕而仍用其名者不敢忘其所自也且亦遂余凜遵廷訓與人爲善之素志也故序數言於簡端以告當世之閱是編者

周朗序曰余不敏少所指授弗能為良醫竊意濟人利物之事隨在可行君嘗與四方君子咨諏藥石又嘗周歷吳越諸邦所在延訪古先名手醫方若干彙為一冊試之較效用之通神私竊自喜藉此可以利物濟人矣比年秋謀付梓人流之於世適新安俞君曉園重刻經驗丹方類編余既重樂此書之大有利濟於人物也余正重樂此書之適相浹洽於鄙衷也爰棟生平編集奇方一冊附刻於後夫故未敢妄附於為良之列亦用自托於一存存心之意云

劉氏蘭名醫統管見

未見

孫氏偉經驗藏書

二卷

未見

良朋彙集

五卷

存

亡名氏序畧曰燕山孫子慷慨好義士也諱偉號望林今行年七十有六自述幼因寒家父兄教以錢行糶米為業頗不願意留心方術施藥濟人年二十許涉歷江湖流寓楚之常山賣藥數載思歸故里遂于崇文門內懸壺二十餘年每見

重于當代之王公大人延請招致迨無虛日後又進內院供事十四年在方畧館沾恩授貴州關山嶺官驛因年近古稀隻身萬里告職還里有五十年行道所積之方集成二卷名曰經驗藏書將版駝進京城刷印三千餘部行世偉自說近日又得許多奇方可惜無傳吳德老憫公之志曰新書之費幾何首舉者屬余為公前驅同友有中情愿相幫任如之家作此功德故爾同一發心刊刻藥書一部五卷分金木水火土名標曰良朋彙集此書不踪別書不言脈理不緒文法皆大家與衆人所有經驗應手家藏海外異人種種秘方禱集成書雖不能以理言動高明用方救人效在頃刻雖隔山

一照其病即靈用藥無不效也誠信然耳燕山黃子聞其說而嘉之愚昔勦良友劉子彙集古今方書脈理經絡藥性病機無不備載名曰醫統管見繕寫成書宛然如昨撫舊帙而大息感遺物而興懷則於孫子是書也知為濟物利人登俗仁壽之至意云

吳氏世昌奇方類編

二卷

存

董氏正誼堂課餘

二卷

未見

鳳陽縣志曰董紀字仲修丹徒人幼多病於諸方書無不讀病既愈醫亦精康熙末盧鳳道鮑鈐延至鳳陽遂占籍為性恬靜工書善寫菊著正誼堂課餘二卷論證九十三條經三十年而後脫藁一時推重

蔡氏溥 狐白集

未見

醫酒統

未見

鳳陽縣志曰蔡溥字公濟善醫所著狐白集醫酒統藏於家卒

年八十四

沈氏 國柱 醫酒通

四十卷

未見

淳安縣志曰沈國柱字公任其先越之山陰人來寓邑東茶坡徙居賦溪遂家為國柱妙解經脈病必理其本處劑不過數種或直用古人傳方輒效然至其隨手之變則又自用我法往往以意之嘗取黃帝脈書為宗而旁引諸所論疏通證明之著為醫書四十卷青溪診籍一卷有以病請不因寒暑豐晉為去留國朝雍正中嘗與鄉飲賓筵蓋亦今之越人也

青溪診籍

一卷

未見

王氏納表醫方解

未見

按右見于建德縣志

趙氏世熙河洛醫宗

未見

按右見于嘉定縣志

汪氏光爵醫要

未見

唐太烈曰汪纘功名光爵號學舟大學生屢試不售考授州同知遂業醫治病多奇中載在吳縣誌及蘇州府醫學誌年五十六歲歿於康熙五十七年著有醫要若干卷未梓行世而同學多有傳抄為秘本者吳醫彙講

何氏鎮家傳集效方

二卷

存

濟生遠論

十八卷

未見

原病式

未見

按右二書見于本草綱目必讀類纂

李氏延昱醫學口訣

未見

按右見于曝書亭集高士李君塔銘

年氏希堯集驗良方

六卷

存

自序曰予素不喜醫而性好覽方書凡河間東垣諸名家著作無不取而遍觀之而尤嗜集良方耳目所覩記友朋所傳說悉一一舉而錄之私之篋衍中間或遇病者則出以療之亦無不隨試輒效由是愈益嗜之如是者三十年矣癸卯春宦游五嶺土地卑濕山川鬱蒸居斯土者往往以疾疢是慮廷尉梁君適觀察是邦因惠予集驗良方三卷予取而讀之見其論病則扶夫源用藥則歸于正凡病皆有方方皆已驗是誠萃河間東垣之精英而非世之承陋傳訛者可比心甚善之意欲廣刷千百本流布人間越半歲梁君晉秩廷評琴鶴北上板亦隨之度嶺此願竟未酬也甲辰長夏檢集叢殘

得舊錄方書一本其為梁君所刻者什之三未刻者什之七
恐其久而零落也因合梁君之書併而梓之以酬向日之願
刻既成將識其緣起因思大涅槃經新醫舊醫之說而深有
感焉夫舊醫新醫之所用者皆乳藥也當王之初病也新醫
禁舊醫之乳藥國中欲服者當斬其首而王病愈及王之復
病也新醫占王病仍應服舊醫之乳藥而王病亦愈夫舊醫
之治病也不辨風熱寒溫悉令服乳新醫之厲禁之宜也迨
王之熱病作也非乳不起而新醫之所以除病者即所禁舊
醫之乳藥而已今所刻諸方舊醫之乳藥也用者能神而明
之則在皆為新醫之乳藥矣若捨舊醫之乳藥而欲別求新

醫之乳藥雖謂大自在天而求之豈可得耶因識其語于簡
端并以貽梁君以為何如也雍正二年夏五廣寧年布堯書
於五羊官署

程氏國彭醫酒學子心悟

五卷

存

自序曰古人有言病臥于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是以
為人父子者不可以知醫雖然醫豈易知乎哉知其淺而不
知其深猶未知也知其偏而不知其全猶未知也以卑鄙管
窺之見而自稱神良其差誤殆有甚焉予少多病每遭疾則

纏綿難愈因爾酷嗜醫學潛心玩索者有年而四方未治者
日益繁四方從游者日益衆然此衷常慄慄危懼凡書理有
未貫徹者則晝夜追思恍然有悟卽援筆而識之歷今三十
載殊覺此道精微思貴專一不容淺嘗者問津學貴沈潛不
容浮躁者涉獵蓋以上奉君親中及僚友下逮卑幼性命攸
關其操術不可不工其處心不可不慈其讀書明理不至於
豁然大悟不止爰作是書以教吾徒而名之曰醫學心悟蓋
警之也然心悟者上達之機言傳者下學之要三子讀是
書而更加博覽群言沈思力索以造詣於精微之域則心
如明鏡筆發春花於以拯救蒼生而藥無虛發方必有功仰

體天帝好生之德修證菩提普救之念俾閭閻昌熾比戶安
和永杜夭札之傷咸登仁壽之域豈非業醫者所深快乎况
爲父者知此可以言慈爲子者知此可以言孝以之保身而
裕如以之利人而各足存之心則爲仁術見之事則爲慈祥
尤吾道中所當景慕也三子識之予日望之昔雍正十年
孟春月吉旦天都普明子程國彭鍾齡自序

王氏子接絳雪園古方選註

三卷

存

自序曰嘗讀周禮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以五味五穀五藥

養其病以五聲五氣五色。眊其生死歲終則各書其所以入於醫師。蓋至慎也。顧通其學實難。苟師心自用而不準乎古人之成法。患在不學。泥一成之法而欲強人之病以就其說。患在膠執。二者交譏。其於醫道日以偵矣。余制舉之餘。從事於醫。力學者二十餘年。燃松繼晷。研尋古訓。所撰脈色本草傷寒雜病一書。自謂有得。迄年逾五十。始窺古聖賢奧。與乃知從前急於著書。尚覺鹵莽。深自愧悔。盡付之火。然立言明道之心。至老未能或忘。溯上古神農辨藥性。軒岐著靈素。伊尹巫或作湯液。扁鵲解八十一難。皆醫中上聖。莫或儼焉。至東漢張仲景著書一十六卷。其傷寒論申明六經治病。

採擇祖方。化成百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處方則一成而不易。用法則萬變而不滯。上紹軒黃。下闡來哲。猶馬遷之於文。子美之於詩。平原之於書。可謂兼先聖之長。其醫學之集大成者乎。厥後唐王冰始有註釋。宋錢仲陽發議論。迨成無己有方解。吳鶴皋有方攷。柯韻伯有名賢方論。國朝汪詒菴則集衆說而成註。迺相祖述。輔翼前人。厥功偉矣。獨於方之有矩法之有規。猶鮮有旁推交通之者。夫用藥之道。等於用兵。廢孫吳之法。而曰我善爲陣。我善爲戰。烏合之衆。其不足爲節制之師也。明矣。然車戰之制。旁瑄用之。而卒以致敗。則神明變化之用。終有未盡也。余不敏。竊選古方之合於三方四

制十劑者爲之顯微闡幽申明其方之中矩法之中規剛柔
有變約制有道治三焦則分大小之劑處銖兩則分多寡之
數其間辨五行之生化察天時之溫嚴審人事之陰陽虛實
與夫藥性之君臣佐使無不調而劑焉所謂運用之妙存於
一心皆古人未發之蘊而猶不敢參以臆說也蓋醫之精義
皆具於書顧世人習焉而不察耳因釐爲三卷上卷獨明仲
景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中下二卷發明內科女科
瘍科幼科眼科及各科之方末附雜方藥性名曰古方選註
雖不敢謂有當立方之業然古人之書本可以不朽而余得
疏通推闡於後則質之古人或不至以余言爲繆斲而於周

禮疾醫之旨殆亦有合也夫遂書之以爲序雍正十年九月
望後六日古吳王子接晉三序

四庫全書提要曰絳雪園古方選註三卷國朝王子接撰子
接字晉三長洲人自古集經方者不過註某圓某散主治某
證而已其兼論病源脈候者已不多見至於制方之意則未
有發明之者近始有醫方集解然所見較淺亦未盡規運用
之本旨是書所選之方雖非秘異而其中加減之道銖兩之
宜君臣佐使之義皆推闡其所以然前有自序稱釐爲三
卷上卷獨明仲景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中下二卷
發明內科女科外科幼科眼科及各科之方末附雜方藥性

以書按之則和寒溫汗吐下六劑及內科以下諸科上中下
三品本草俱各自為帙不題卷數蓋其門人葉桂吳蒙等所
分非子接之舊也今仍定為三卷以還其舊而得宜本草則
附於末焉

陶氏承熹惠直堂經驗方

四卷

存

自序曰昔倉公挾方術周行天下歷久而術益工方益多是
知治病不可無方而方尤不可不蓄之富也予嘗年先大夫
之任蠡吾適民苦疫病先大夫出篋中所藏輯效方三帙命

從兄慕莊按方製藥詳病施治無不應手而愈丐藥者如趨
市民賴存活不可數計予益信醫之不可無方也如是夫越
數年歸里復得外祖大來李公生平所集驗方若干卷一見
欣然如獲奇珍厥後每於見聞之餘偶得一方輒錄而藏焉
人或秘不與亦必多方搆求務期必得如是者幾二十年而
方略備往往集同志者修舍施舍以為快歲甲寅客東粵以
所携膏丹藥濟人屢獲奇效壬子殷玉見是書即欲梓之以
公世予因擇其藥味和平用有成驗者九百餘方分為四十
七門名之曰經驗方又取怪證急救救荒三門附於卷末以
備採用名之曰備急方共四卷計方一千有奇參攷考訂凡

五越月書始成而王子已仙逝矣其友孫子聚五好義樂施
篤於交情慨然欲竟其志因爲損貲以付劖劂焉吁是書也
先外祖暨先大夫集之數十年之前而予復蒐羅博採歷舉
而試之至數十年之久時時以有志未逮爲憂今孫子乃能
相與有成俾閱是書者遇病了然不啻取懷而予寧非予與
孫子之所大快耶雖然病有虛實陰陽方有溫涼補瀉故病
不一方方必對病古人因病立方今人以方湊病苟不詳審
病情揣摩方旨而用之倘有弗驗必咎立方之未善是有方
反不若無方矣豈予集方之心并孫子鑄之心哉所望於用
方之君子爲之神明變化於其間也可雍正十二年歲次

甲寅冬至日會稽青山學士陶承熹

七氏怡齋醫學讀書記

三卷

存

自序曰夫治病猶治國也治國者必審往古理亂之事迹與
正治之得失而後斟酌之以時酌之以勢而後從而因革之治
病者必知前哲察病之機宜與治療之方法而後合之氣體
辨之方土而從而損益之益未有事不師古而有濟於今者
亦未有言之無文而能行之遠者予自弱冠卽喜博涉醫學
自軒岐以迄近代諸書搜覽之下凡有所得或信或疑輒筆

諸簡雖所見未廣而日月既多卷帙遂成昔真西山修讀書
記謂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予之
是集卽西山讀書記之意也執此以往亦可以應變無窮矣
飲鶴山人允怡識

徐大椿序曰文中子云醫者意也藥者論也謂先通其意而
後用藥物以疏論之也善哉言乎醫理在是矣而意之通實
難泥一成之見而欲強人之病以就吾說其患在固執好作
聰明而不窮究乎古人之成書是猶兵家之廢敵圖法吏之
廢律令也其患在不學由前之說在不能用意由後之說在
誤于用意夫然以不學之人與不通之識而又熾以伎同列

競名利之心以此用約其不致抱薪而救火持水而投石者
幾何哉語云學書帝費學醫人費蓋爲此也七君在涇讀書
好古士也而肆其力於醫曾於軒岐以下諸書靡所不覽暑穿
穴幾遍而以己意條貫之其間凡有所得筆之於書日月既
多卷帙略定辨五行之生剋察四氣之溫嚴審人事之陰陽
虛實與夫藥性之君臣佐使凡成書之沿誤者釐而正之古
人紛紜聚訟者折而衷之夫惟多讀古人之書斯能善用古
人之書不誤於用意亦不泥於用意於長沙氏之旨庶幾得
之可謂通其意者矣抑吾觀太史公之傳扁鵲也云長桑君
以禁方盡與之忽然不見後遂能生死人其說近於鬼物其

人不可再得而其傳淳于意也。韜得禁方於公乘陽慶傳黃帝扁鵲脈書五色診病是多讀書而通於意者。扁鵲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如淳于意者斯可矣。七君之學不知於古人何如。然多讀書而通以意是聞古人之風而興起者。由此書以治病尚不貽譏於人費也。夫乾隆四年己未春三月松陵徐大椿靈胎叙。

醫酉字續記

一卷

存

靜香樓醫酉案

一卷

存

醫酉籍考卷六十五

醫酉籍考卷六十六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 編

方論四十四

高宗御定醫酉宗金鑑

九十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乾隆十四年奉敕撰首為訂正傷寒論註

十七卷次為訂正金匱要略註八卷蓋醫酉書之最古者無過

素問次則八十一難經然皆有論無方案素問有半夏湯

非其通例也其有論有方者自張機始講傷寒及雜證者亦以機

此二書為宗然傷寒論為諸醫所亂幾如爭大學之錯簡改本愈多而義愈晦病其說之大雜金匱要略雖不甚聚訟然註者罕所發明又病其說之不詳是以首訂二書糾譌補漏以標證治之正軌次為刪補名醫方論八卷輯醫方者往往僅題某丸某散治某病不知病狀相似者病本多殊古人論消息君臣佐使有其宜攻補緩急有其序或以相輔為用或以相制為功甚或以相反相激巧投而取效必明制方之意而後能詳審病源以進退加減故方論竝載也次為四脈舉訣一卷取崔紫虛脈訣參以內經闡虛實表裏之要紫虛者宋道士崔嘉彥之號也其書簡括而精密李時珍瀕湖脈學嘗

錄以弁首故茲亦取以為準次運氣要訣一卷闡素問五運六氣之理蓋運氣雖不可拘泥亦不可竟廢故於次診法次為諸科心法要訣五十四卷以盡雜證之變次為正骨心法要旨五卷則古有是術而自薛己正體類要以外無專門之書故補其遺皆有圖有說有歌訣俾學者既易考求又便誦習也自古以來惟宋代最重醫學然林億高保衡等校刊古書而已不能有所發明其官撰醫書如聖濟總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等或博而寡要或偏而失中均不能實裨於治療故聖濟總錄惟行節本而局方尤為朱震亨所攻此編仰體聖主仁育之心根據古義而能通其變參酌時宜而必求其

微驗寒熱不執成見攻補無所偏施於以拯濟生民同登壽域涵濡培養之澤真無微之不至矣

沈氏懋官醫酒學要則

三卷

存

自序畧曰醫酒者理也意也實難言也天地之道雖大無非一理醫酒之治病惟能意會何所不通然理之玄奧難明而意會之微妙莫測是非易言也古之軒轅幻而聰慧長而神明懷聖人之資抱經緯之才忱黎庶之疾苦乃與岐伯等更相問難闡發玄微而作靈素一十八卷垂萬世不朽之弘慈閱億

兆生民之壽域第其道理淵深文辭雅奧非熟諳研求鮮有得其解者後有湯之伊尹秦越人漢之倉公張仲景魏之華佗晉之王叔和隋之巢元方唐有孫思邈王啟玄宋有錢乙龐安常金有成無己劉完素元有李東垣朱丹溪等諸賢踵起著述不可勝計未有不闡發經旨玄機而敢自創也惟高陽生自負高達以大小腸之經絡與心肺相連配於寸口以肺同診三焦列於左尺以命門列於右尺而手厥陰膻中置之度外大非經旨為後世之鄙矣愚心憤切故不揣鄙陋擇集內經最要者立為二十四要則為後學之規範並不敢背旨妄言希圖表異也幸高明者正之

存

自序曰文以載道醫雖小道亦道也則醫書亦載道之車也顧其文繁而義晦讀者卒未易得其指歸初學苦之瑤少多病失學於聖賢大道無所得雅不欲為浮靡之辭以貽虛車誚因念道之大者以治心其次以治身莊子曰人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醫所以治身也身死則心無所寄固小道中之大者爰取少日所誦岐黃家言及其繁蕪疏其湮鬱參以己見初為一書用以階梯初學非敢謂是載道之車欲使升

車者藉此以登如履碕石云耳故以碕名編或曰方今景於昆岡子作魚頭爛額容頰矣人咸謂子非醫病實醫醫是書出其時醫之藥石歟碕當作砥予笑而不敢言乾隆十六年歲次辛未季春望日南海何夢瑤書于樂只堂

趙林臨序曰予友何君西池年三十八始成進士其成晚故得博通諸藝能醫者尤其篤嗜而專精者也然自其為諸生時即文名藉甚學士惠公稱為南海明珠於是西池之見知於人者獨著於詩文餘技遂為所掩已酉選拔策詢水利西池以醫喻媿媿且千古學士顧公亟賞之拔置第一予亦與選得讀其文然後知西池之旁通於醫而猶未悉其妙也西池

聯捷後尋觀政西粵歷宰義寧陽朔岑溪思恩諸邑遷牧遼陽則又但以善政聞然其在思恩也癘疫流行西池廣施方藥飲者輒起制府策公下其方於郡邑存活甚衆遼陽民王洪病風年餘狂易多刀投人赫火中焦爛無完膚傅以藥數日愈於是西池坐廳事呼伍伯縛王洪庭柱間洪且罵且歌州人聚觀如堵西池先威以刑令怖懼旋予湯液兩人持耳灌之有頃暴吐下其病遽失人咸驚爲神嗣是西池之醫聲遂稍稍著矣庚午夏予內子病兩月不少間諸醫皆束手已治本矣適西池請告歸里亟延診先後處大承氣白虎小柴胡數十劑效在桴鼓予謂西池諸醫皆言陽虛宜扶陽非參附

勿用子獨反之何也曰此非粗工所知且此輩妄引易義動言扶陽抑陰夫易陽君子陰小人故當扶抑醫言陰陽但氣耳氣非正則邪正虛無論陰陽均當扶邪勝無論寒熱均當抑何得牽合惑人耶又曰溫補之說藉口春夏不識歸根復命四時皆生之理苟明亢害承制以尅爲生則大黃朴硝即回陽之上品故藥之補瀉初無定名惟視病之寒熱以爲去取今不問何證概從溫補何異懲溺而群趨火坑不亦惑乎又曰醫有庸有黠庸醫不知溫補之能殺人也以爲平穩而用之黠醫知溫補之能殺人而人不忍以爲可以藏拙而用之於是景岳之徒徧天下而河間丹溪之學絕矣距邪闢正

吾能已乎西池之言若此然則西池之醫之著於天下也所繫固不少矣西池所輯醫書凡數種向欲梓以問世而不名一錢此編乃朋好所醵刻先行者工竣命予弁其端予惟西池自序簡括精妙無可復益聊綴拾其言論案驗之未著於篇者告諸世使知西池之所長不獨在文章政事間而衆著之以嘉惠天下也是爲序賜進士出身截選知縣年眷同學弟趙林臨序

四庫全書提要曰何夢瑤字報之南海人雍正庚戌進士

廣和錄註

葉氏桂臨證指南醫西案

十卷

存

萃岫雲序畧曰吳閭葉氏晚年日記醫案辭簡理明悟超象外其審證則卓識絕倫處方則簡潔明淨案中評證方中氣味於理脗合能運古法而仍周以中規化新奇而仍折以中矩察其學識蓋先生固幼稟穎絕之才衆所素稔然徒恃資敏若不具沈潛力學恐亦未易臻此神化也惜其醫案所得無多不過二三年間之遺帙每細參玩祇覺靈機滿紙其於軒岐之學一如程朱之於孔孟深得夫道統之真傳者以此垂訓後人是卽先生不朽之立言也故亟付剞劂以公諸世

至其一世之遺稿自有倍徙於此箇中義理必更有不可思議者自必存在諸及門處什襲珍藏尚未輕以示人也然吾知卞氏之玉豐城之劍其精英瑞氣斷不至於泯沒自必終顯於世只在先後之間耳倘有見余是刻能悉將先生遺稿急續刻行世此豈非醫林中之大快事抑亦病家之大幸事也諒亦必有同志者余將翹企而望之因以為序

沈德潛葉香品傳曰君名桂字天士號香品先生自歛遷吳君少從師受經書暮歸君考陽生君授以岐黃學年十四翁弃養君乃從翁門人朱君某專學為醫米君即舉翁平日所教教之君聞言即徹其蘊見出朱君上因有聞於時君察脈

望色聽聲馮形言病之所在如見五藏癥結治方不執成見嘗云劑之寒溫視疾之涼熱自劉河間以暑火立論專用寒涼東垣論脾胃之火必務溫養習用參附丹溪創陰虛火動之論又偏於寒涼嗣是宗丹溪者多寒涼宗東垣者多溫養近之醫者茫無定識假兼備以倖中借和平以藏拙甚至朝用一方晚易一劑而無有成見蓋病有見證有變證有轉證必灼見其初終轉變胸有成竹而後施之以方否則以藥治藥實以人試藥也持論如是以是名著朝野卽下至販夫豎子遠至鄰省外服無不知有葉天士先生由其實至而名歸也居家敦倫紀內外修備交朋忠信人以事就商為剖折成

敗利鈍如決疾然河中窾會以患難相告者傾橐極之無所
顧藉君又不止以醫擅名者歿年八十歸愚文鈔

四庫全書提要曰臨證指南醫案十卷國朝葉桂撰桂字天
士吳縣人以醫術名於近時然生平無所著述是編乃門人
取其方藥治驗分門別類集為一書附以論斷未必盡桂本
意也

種福堂公選良方

四卷

存

杜玉林序曰華與余家世為姻婭華君岫雲精通岐黃術常

存利濟救人之心孜孜不倦向慕吳門葉天士先生為當世
盧扁留心覓其醫案約計盈萬分門選刻共成十卷名曰臨
證指南已通行海宇矣士申歲又將其續補醫案溫熱論與
平生所集數種經驗奇方付刊以備救急其願甚誠忽於癸
秋謝世其方止刻十之二三半途而廢見者咸為惋惜華君
好友岳君廷璋不忍膜視力勸徵蘇義高程葉兩君子授梓
完壁以公同志一日漢川程君來蜀出此編丐余作序予素
不知醫且當公務紛拏軍書旁午竟不暇及第展閱一過了
然心目洵為青囊家不可缺一書即盧扁復起亦不能舍
是而別開度與倘於鄉僻僻壤證患奇難一時罕有良醫調

劑備此查攷對證用藥立能起死回生功效匪淺慎勿以此
編易簡而忽諸

黃氏宮繡醫學求真錄

十六卷

未見

醫學求真錄總論

五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醫學求真總論五卷國朝黃宮繡撰宮繡
亘黃人是書成於乾隆庚午據其凡例稱嘗著醫學求真

錄十六卷別鈔其篇首總論勒為五卷以標明其宗旨議論
亦明白易解然不無臆說如論風土不齊而云西北人不可
溫補則未免膠柱而鼓瑟矣

徐氏大椿醫學源流論

二卷

存

自序曰醫小道也精義也重任也賤工也古者大人之學將
以治天下國家使無一夫不被其澤甚者天地位而萬物育
斯學者之極功也若夫日救一人月治數病顧此則失彼雖
數十里之近不能兼及况乎不可治者又非能起死者而使

使之生其道不已小乎雖然古聖人之治病也通于天地之故究于性命之原經絡藏府氣血骨髓洞然如見然後察其受病之由用藥以驅除而調劑之其中自有玄機妙悟不可得而言喻者蓋與造化相維其義不亦精乎道小則有志之士有所不屑為義精則無識之徒有所不能窺也人之所係莫大乎生死王公大人聖賢豪傑可以旋轉乾坤而不能保無疾病之患一有疾病不得不聽之醫者而生殺惟命矣夫一人係天下之重而天下所係之人其命又懸于醫者下而一國一家所係之人更無論矣其任不亦重乎而獨是其人者又非有爵祿道德之尊父兄師保之重既非世之所隆而

其人之自視亦不過為衣食口腹之計雖以一介之微呼之而立至其業不甚賤乎任重則托之者必得偉人工賤則業之者必無奇士所以勢出于相違而道因之易墜也余少時頗有志于窮經而骨同數人疾病連年死亡畧盡于是博覽方書寢食俱廢如是數年雖無生死肉骨之方實有尋本溯源之學九折臂而成醫自至今尤信而竊慨唐宋以來無儒者為之振興視為下業遂巡失傳至理已失良法併亡怒為傷懷恐自今以往不復有生人之術不揣庸妄用敷厥言倘有所補所全者或不僅一人一世已乎乾隆丁丑秋七月涇溪徐大椿書於吳山之半松書屋

四庫全書提要曰醫學源流論二卷國朝徐大椿撰其大綱
凡七曰經絡藏府曰脈曰病曰藥曰治法曰書論曰古今分
子目九十有三持論多精鑿有據如謂病之名有萬而脈之
象不過數十種是必以望聞問三者參之又如病同人異之
辨兼證兼病之別亡陰亡陽之分病有不愈不死有雖愈必
死又有藥誤不卽死藥性有今古變遷內經司天運氣之說
不可泥鍼灸之法失傳其說皆可取而人參論一篇涉獵醫
書論一篇尤深切著明至於有欲救俗醫之弊而矯枉過直
者有求勝古今之心而大言失實者故其論病則自岐黃以
外秦越人亦不免詆排其論方則自張機金匱要略傷寒論

之外孫思邈劉守真李杲朱震亨皆遭駁詰於醫學中殆同
毛奇齡之說經然其切中庸醫之弊者不可廢也

蘭臺軌範

八卷

存

自序曰欲治病者必先識病之名能識病名而後求其病之
所由生知其所由生又當辨其生之因各不同而病狀所由
異然後考其治之法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藥或病
名同而病因異或病因同而病證異則又各有主方各有主
藥千變萬化之中實有一定不移之法卽或有加減出入而

紀律井然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自南陽夫子以後此道漸微六朝以降傳書絕少迨唐人外臺千金不過彙集古方未能原本內經精通病變然病名尚能確指藥味猶多精切自宋以還無非陰陽氣血寒熱補瀉諸膚廓籠統之談其一病之主方主藥茫然不曉亦間有分門立類先述病原後講治法其議論則雜亂無統其方藥則浮泛不經已如雲中見月霧裏看花仿佛想象而已至於近世則惟記通治之方數首藥名數十種以治萬病全不知病之各有定名方之各有法度藥之各有專能中無定見隨心所憶姑且一試動輒誤人余深憫焉茲書之所由作也本內經以探其源次難經及金匱

傷寒論以求其治其有未備者則取六朝唐人之方以廣其法自宋以後諸家及諸單方異訣擇其義有可推試多獲效者附焉古聖治病之法尚可復覩使學者有所持循不至傍徨無措至於推求原本仍當取內經金匱等全書潛心體認而後世之書亦當窮其流源撮其精華摘其繆誤而後此書之精意自能融會貫通而心有實獲則變化在我矣乾隆二十九年四月泗溪徐靈胎書

四庫全書提要曰蘭臺軌範八卷國朝徐大椿撰大椿持論以張機所傳為主謂為古之經方唐人所傳已有合有不合宋元以後則彌失古法故是編所錄病論惟取靈樞素問難

經金匱要略傷寒論隋巢元方病源唐孫思邈千金方王燾
外臺秘要而止所錄諸方亦多取於諸書而宋以後方則採
其義有可推試多獲効者其去取最為謹嚴每方之下多有
附註論配合之旨與施用之宜於疑似出人之間辨別尤悉
較諸家方書但云主治某證而不言其所以然者特為精密
獨其天性好奇頗信服食之說故所註本草於久服延年之
論皆無所駁正而此書所列通治方中於千金方鍾乳粉和
劑局方玉霜圓之類金石燥烈之藥往往取之是其過中之
一弊觀是書者亦不可不知其所短焉

慎疾菴言

未見

徐大椿曰醫學絕傳邪說互出殺人之禍烈也故作慎疾菴
言徵士迴溪君自序

江氏之蘭醫西津一筏

一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國朝江之蘭撰之蘭字含徵歙縣人是
書凡十四篇每篇以內經數語為主而分條疏論於其後

汪氏西顛瘞苑

未見

杭世駿序曰錢塘汪君西顯嘗古今瘧病之事爲一書其目
有四曰原病曰徵痊曰紀事曰藝文屬杭子序其端曰瘧之
爲疾疾之至奇者也若朮肉之有期若潮汐之不爽其信風
暑寒執以人身爲之囊索而或者謂有鬼物以憑依之一以
爲顛頊之不才子一以爲宋司馬桓魋之二鬼者生旣不得
盡於正人乃其旣死之魂魄能爲虐於君子而狡焉以逞度
亦理之所必無然其爲是說者蓋已歷之數千百年之久辭
之而得免嚇之而可愈斯說也吾疑信參焉旣思凡疾之起
必中有不慎而後外物得而乘之瘧之病不足以殺人而實
爲諸疾之緣起間曰曰瘧三日曰瘧曰寒曰溫曰痺曰牝傳

則爲疫傷則爲勞錮則爲瘧汪君徵前事以爲鑒懲羨吹壘
不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乎間嘗靜觀身世之交何莫不由斯
道也陰陽相薄寒暑代壇剝復通變之幾寓中其矣一境而
甘苦分一日而憂樂半一事而榮辱并間見層出天若物物
儷而配之者焉矻之以歲銘監史藥之以仁義道德沃之以
詩書禮樂是堯舜爲之量刀圭而周孔調湯劑也頻如二鬼
者且恻恻乎其辭避而何厭疾之弗瘳也歟汪子曰旨哉言
乎遂書於首簡道古堂集

吳氏儀洛成方切用

十四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國朝吳儀洛撰儀洛字遵程海鹽人此書為其醫學述之第四種取古今成方一千三百餘首本經按證加以論斷卷首載內經一十二方第一卷至第十二卷每卷各有上下分治氣理血補養潛固表散涌吐攻下消散和解表裏祛風祛寒消暑燥濕潤燥瀉火除痰殺蟲經帶胎產嬰孩癰瘍眼目救急凡二十四門卷末載勿藥元詮七十四條大旨謂古方不宜今用故所錄皆切於時用之方凡例於汪桓醫方集解頗有微詞然桓書淺略亦可無庸指擊也

一源必徹

未見

按右見于本草從新序

沈氏金齋

雜病源流犀燭

三十卷

存

自序曰極天下能燭幽者犀之角而已角何能燭以犀性之通靈也犀之神力全注于角其通靈之性亦全聚于角是以燃之而幽無弗燭也夫人得天地最秀最靈之氣失其靈者私汨之耳私汨其靈必是非莫辨矧能燭幽若是者吾于醫有感焉人之有病或感七情或染六淫皮毛肌肉經絡藏府

受其邪卽成病而病卽發于皮毛肌肉經絡藏府之間故曰
雜也雜者表裏易蒙寒熱易混虛實易淆陰陽易蔽紛形錯
出似是實非欲于易蒙易混易淆易蔽中確定爲勿蒙勿混
勿淆勿蔽之證非本通靈之性洞徹精微安能知犀之無幽
弗燭秦越人視病洞見人藏府癖結能燭幽也能本通靈之
性以燭乎至幽也夫醫何能盡如秦越人然切脈辨證證就
合脈反覆推究從流溯源縱不能洞見癖結當必求昭悉于
皮毛肌肉經絡藏府之間或爲七情所傷或爲六淫所犯知
其由來當其變遷夫而後表裏不相蒙寒熱不相混虛實不
相淆陰陽不相蔽悉皆通靈之爲用也悉皆通靈之用原本

于性生者也雖不燃犀奚翅幽之能燭乎亦何憂病之紛形
錯出于皮毛肌肉經絡藏府間乎書旣成因名之曰雜病源
流犀燭乾隆癸巳清明前一日錫山沈金鰲茅綠氏自書
沈氏尊生書總序曰予自弱冠時讀左國史漢一人一事必
究其詳知扁鵲倉公輩皆醫之神者其所以能神處務切求
而根撻之遂搜閱古人方書如靈樞素問等秩古奧質實直
追漢魏可與史漢參論筆法乃益愛讀焉嗣是而後積數十
年稽古之切往往兼習不廢得徧悉仲景以下諸名家或論
傷寒或言雜病或明脈法或詳藥性分門別戶各有師承正
如諸子百家流派不一而匯歸于是未嘗北轍南轅甚哉醫

之道大而深也。蓋醫係人之生死，凡治一證，搆一方，用一藥，在立法著書者，非要于至精至當，則遺悞後世，被其害者必多在讀書用法者，非審乎至精至當，則冒昧從事，被其害者更多。又况古人之書，或議證而無方，或存方而畧證，或闡脈而遺藥，或論藥而置脈，神明變化，每紛見雜，出于殘編剩簡中，醫者以庸陋之姿，膠執之見，貪鄙之心，相與從事，甚且讀書而不通其義，雖淺近之語，亦謬解訛傳。吾見其治一病，必殺一人，卽或有時偶中，徼倖得生，在醫者并不知其所以然，猶張目大言，自据其功，以爲非我莫治，不亦可愧之甚矣乎。吾愧之，吾又憫之，因統會平日所讀方書，研審其意理，或

採前人之語，或抒一己之見，參互攷訂，輯爲脈象統類一卷，諸脈主病詩一卷，雜病源流犀燭三十卷，傷寒論綱目十八卷，婦科玉尺六卷，幼科釋謎六卷，要藥分劑十卷，共七種，計共七十二卷，總名之曰沈氏尊生書。蓋以人之生至重，必知其重，而有以尊之，庶不至草菅人命也。係以沈氏者，以是書之作，寔由于憫人生命，思有以尊之而成，故不妨直任爲己書也。雖然，沈氏尊人之生而成是書，亦沈氏自藏之自閱之而已，何敢表示於人，自詡爲著述也哉。特書以誌意。

吳氏道源 荆證滙參

未見

吳道源曰余幼殫精舉業亦究心岐黃緣歷試不遇遂以方藥應世數十年來窮源竟委上採前賢之著述旁錄時人之議論成痢證匯參一書女科切要序

董氏西園醫級

十卷

存

自序曰嘗聞宣聖云不登東山不知魯國之僅一片壤不登泰山不知天下之同一寰輒此固聖門喻道之高遠醫理亦無不然軒岐之道尚矣靈素遺文由陰陽消長之理以明四時六氣之有餘不及推五行之運以合聲色臭味之生剋制化

其於象藏之剛柔情氣之從乘發病之因由病機之順逆莫不燦然具備其理一而其象紛繁其輒同而其變不測苟得一以自足淺嘗而妄試其不悞人者鮮矣夫學問之道不外行遠登高之義進一步有一步之優游歷一級有一級之憑眺登峯造極之見不能躡等而幾也張奎劉朱其卓卓表著者也四象雖各自成家亦各由級而詣其極而始得羽翼軒岐指南後學他如越人淳于及張氏葛氏喻氏王氏薛氏輩奚啻數十家莫不各有發明昭茲來學是亦皆走趨之級也第編緝充棟立言未嘗不備每苦泛濫汪洋童年習之者皓首而不得其傳此由不能循級以登致多岐亡羊而無可把

握以故求道之士畏其難於誦讀恒欲得一象宗之夫精微
廣大之蘊豈一象之學所可竟耶余因蒼萃群書摘其要領
編章約句推原辨證卽就證約方首集經典明論以示必需
之要次及傷寒以明傳變之機再詳雜病女科以備治法凡
各證之後申明治療大法諸義備詳方藥三卷脈訣一章併
附無問錄臆見一篇冀爲後學啓蒙之階級聊取簡要易明
之意非敢以尺寸之舟漫附於著作之林也第由是而發之
其於高遠或庶幾矣錢塘董西園魏如謹書

無問錄

一卷

存

孫氏從漆石芝醫話

未見

唐大烈曰孫慶增名從漆號石芝常熟人遷居郡城封溪年
七十六歲歿於乾隆丁亥所遺石芝醫話吳醫彙講

沈氏果之醫學希賢錄

十卷

未見

唐大烈曰沈實夫名果之號橘園國學生輯醫學希賢錄
十卷未梓年四十七歲歿於乾隆乙巳吳醫彙講

李氏文淵得心錄

一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國朝李文淵撰是編皆所制新方前有自題云古方不能盡中後人之病後人不得盡泥古人之法故名曰得心錄凡十九方其畝參膏四方案應補之證委曲調劑以他藥代之為貧不能具參者計雖未必果能相代然其用志可尚也

黃氏元御四聖心源

十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國朝黃元御撰四聖者黃帝岐伯秦越人張機也元御於素問靈樞難經傷寒論金匱玉函經五書已各為之解復融貫其旨以為此書其文極為博辯而詞勝於意者多

四聖懸樞

四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國朝黃元御撰是書謂寒疫溫疫痘病疹病皆由於歲氣世皆以小兒之痘為胎毒非也若能因其將

發而急表散之則痘可以不出其說為宋以來所未有夫痘病之發每一時而遍及遠近且輕則大概皆輕重則大概皆重則謂之歲氣亦非無理然究由胎毒伏於內歲氣感於外相觸而發必謂不係胎毒何以小兒同感歲氣而未出痘者乃病痘已出痘者不病痘乎是又未可舉一廢百也

素靈微蘊

四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國朝黃元御撰其書以胎化藏象經脈營衛藏候五色五聲問法診法醫方為十篇又病解十六篇多

附以醫案其說詆訶歷代名醫無所不至以錢乙為悖謬以李杲為昏蒙以劉完素朱震亨為罪孽深重擢髮數難可謂之善罵矣

七名氏脈因證治

八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不著撰人名氏其書按四時氣候詳列諸病先脈次因次證次治頗有條理而分屬處未免牽強如霍亂泄瀉屬夏三月傷寒屬冬三月已為拘滯至於以癩狂驚癩痔漏脫肛分屬冬夏益為無說矣春三月之證分別真陰

元陰真陽元陽其意主先後天立說亦牽合不能了了案元
朱震亨有脈因證治一書國朝喻昌嘗惜其不行說見所撰
寓意艸是書卷首無序後有嘉禾石氏一跋稱岐黃家久奉
為枕秘因譌脫甚多借得藏書家善本校錄以卽震亨之書
然所載各方如左歸丸右歸丸之類皆出自張从賓景岳全
書而亦以古方目之知其斷非震亨所著矣

秦氏之複證因脈治

未見

高鈞曰余原籍奉天先大夫參政京華遂居輦轂下四方醫
士雲集京邸因聞天下名醫出在松江然多高隱未得來京

未獲親逢考究自辛卯春遷任吳閩得見雲間秦子皇士之
書名曰證因脈治施子宇瞻昆李所刻也證分外感內傷治
分經絡表裏就證以審因就因以審脈審治因嘆向聞松郡
多明醫固是書果為壽世傷寒大白序

劉氏奎四大家醫粹

未見

松峯醫話

未見

劉氏秉錦濯西救急簡方

未見

按石見于劉嗣宗溫疫論類編序

唐氏大烈吳醫彙講

十卷

存

自序曰粵省炎暉紀物首至本草之經雲瑞名官肇啓靈蘭
之笈宗傳歷代各立家言流行至今尤工蒐錄望南江氏有
類案之編東逸羅君有彙粹之選惟淵源之有自斯紀述之
多人矧吾吳文獻之邦延良醫膏肓萃之域韓門昆季擅盧扁
之稱葛氏喬梓紹張劉之學新甫啓東卞子前朝之著述已
繁生洲路玉諸公聖代之闡揚亦夥印機草識元儀臨證之

慎重讀書記知在涇學業之深沈凡此各自成書出自諸家
見地康熙時有過君繹之者哀集衆賢治案合鑠爲書名曰
吳中醫案此又片善悉錄一藝必庸旁搜博採而成者也夫
廣羅成効固以誌鄉先輩之典型而各抒論言亦以徵諸君
子之詣力况乎精是業者高才不少明其理者直識自多匿
采藏光非之枕中之秘靈機妙緒詎鮮囊底之珍凡屬蘊藏
可勝惋惜僕謹做吳中醫案之舊帙更輯吳醫彙講之新編
奧義顯詞統爲求教長篇短節並曰無拘苟步武之克追期
當仁之不讓乃荷固志弗靳輝光共表深思互相賞新或疏
往訓既發覆而摘微或出心裁尤領新而標異詮玉版之秘

要欣符麗澤之占索金匱之真言足有協蓋簪之慶勿謂禁方
三十獨推思邈得其奇須知肘后四編不惟抱朴窮其蘊縱
釀花為蜜未免書癖之譏而集腋成裘堪補藝林之闕乾隆
壬子仲秋長洲唐大烈立三氏書於問心草堂
武夷應道人秘傳諸病藥方
一卷

存

趙氏學敏醫林集腋

十六卷

未見

養素園傳信方

六卷

未見

按右見于彙刻書目

沈氏丹彩醫譜

未見

錢大昕序曰沈子丹彩吾邑世族少時棄去舉業獨究心醫
方五行壬道之術皆有神解又以為占筮之失止於不諛惟
方藥主於對病病之名同也而或感於外或傷於內或實而
宜瀉或虛而宜補疑似之間毫釐千里學醫費人為禍尤烈

乃博涉古今方書分類彙輯辨受病之源而得製方之用爲醫譜若干卷旣成將付之剞劂而屬予一言序之予復於丹彩曰子亦知相馬之說乎昔者伯樂言九方臯於秦穆公公使行求焉三月而反報曰得之矣其馬牝而黃公使人往取之壯而驪召伯樂而讓之曰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大息曰扱一至於此乎臯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是乃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漢馬文淵少師事楊子阿受相馬骨法及征交趾得駱越銅鼓鑄爲馬式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乃依儀氏韉中

帛氏口齒謝氏脣髻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夫伯樂之於馬觀其天機而已色物牝牡且不暇辨而伏波乃斤於口齒脣髻支節分寸一一取其相肖此與及相者何異然伯樂世不常有而相馬之法不可不傳將欲使物盡其才人藉其用驛聊母困于鹽車驚蹇勿參乎上駟舍伏波銅馬之式將奚觀哉古人本草石之真溫量疾病之深淺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於是乎有十一家之經方此猶伏波相馬之有式也而善醫者又云上醫首要在視脈脈之妙處不可得傳虛著方劑無益於世此伯樂所云觀其天機不見其所不見者也今子旣精於察脈洞見垣一方而復

集古今證治之法為譜以示後人其有合於伏波之意乎雖然按寸不及尺握子不足足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昔賢所譏於今為甚以是識病之真而不謬於毫釐千里之外抑又難矣予將舉以告子之書者

亡名氏靜耘齋集驗方

八卷

未見

容山德軒氏普濟應驗良方

一卷

存

自序曰靜耘齋集驗方八卷救治良法無證不備行世已久人所共珍今於原集中擇取簡要諸方錄為一冊間有依他書補入者要皆屢經效驗之方彙付剡量力印送知樂善君子見是書其利濟之心不能自己當必同印廣施遍救疾苦則斯刻之幸也時嘉慶己未仲春

葉氏慕樵 平易方

四卷

存

自序曰昔新建曹鞠菴先生彙輯萬方類編分二百七門計症三千四百七十九得方一萬一千七百有奇別類分門

瞭如指掌可謂殫盡心力利天下後世者不小矣顧其中有一證而二三方者亦有多至數十方者搜羅既富卷帙不少在學識既優之士固以多多爲善若如其才淺見迂徒使望洋驚嘆且猛毒之藥勢如狼虎證不灼見方難遽施今惟就外科女科兒科等門候有定者治亦易定故摘錄較廣以備博採至於瘧疾中風傷寒等門皆係內證驟難辨別且虛實變遷移步換影若備錄之恐拘於成法毫釐之失貽誤匪輕故僅從簡略並以內經知要願生微論傳忠錄經驗良方等書採摘一二載入卷內間附以製治方法大抵皆平穩無害簡易可從者義取平易名曰平易方惟是蠡測管窺

未臻完善仍俟高明隨證變通隨方參證云爾嘉慶九年歲次甲子春二月朔日武林香侶自序

醫籍考卷六十六

小川發三寫

